

新阅读译丛·赫希核心知识系列

主编：朱永新



梦山书系

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新文化素养 词典

[美]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E. D. Hirsch Jr.)

约瑟夫·柯特 (Joseph F. Kett)

詹姆斯·特拉菲尔 (James Trefil) 编

许可 黄丹青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新阅读译丛·赫希核心知识系列

主编：朱永新



梦
山
书
系

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新文化素养 词典

[美]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E. D. Hirsch Jr.)

约瑟夫·柯特 (Joseph F. Kett)

詹姆斯·特拉菲尔 (James Trefil) 编

许可 黄丹青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文化素养词典/(美)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美) 约瑟夫·柯特,(美) 詹姆斯·特拉菲尔编; 许可,
黄丹青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3
(新阅读译丛/朱永新主编, 赫希核心知识系列)
ISBN 978-7-5334-7881-0

I. ①新… II. ①艾… ②约… ③詹… ④许… ⑤黄
… III. ①文化—美国—词典 IV. ①G1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518 号

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by E. D. Hirsch, Jr., Joseph F. Kett and James Trefil
Copyright © 2002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Fujian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新阅读译丛·赫希核心知识系列

主编 朱永新

Xin Wenhua Suyang Cidian

新文化素养词典

[美]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E. D. Hirsch Jr.)

约瑟夫·柯特 (Joseph F. Kett)

詹姆斯·特拉菲尔 (James Trefil) 编

许可 黄丹青 译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50.25

字数 106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881-0

定价 12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序

营造书香校园，是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之首。阅读，也是新教育实验学校最美丽的风景。

为此，在规划“新教育文库”出版工程时，我们就围绕阅读设计了三个重要的系列。一是“领读者系列”，主要发表在阅读方面有造诣有成就的专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二是“阅读课系列”，主要发表一线教师、父母和阅读推广人在实践方面探索的成果；三是“新阅读译丛”，主要引进国外的重要阅读理论著作和优秀通俗读物。

“新阅读译丛”首先推出的就是美国阅读名家赫希的著作。

翻译赫希的系列作品，一直是我的心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发愿要为中国的孩子和老师们精心选择一些最适合他们的图书，为中国人的心灵成长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因为作为教育学者，我深知阅读的意义，深知“读什么，就会成为什么”“阅读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这样的教育常识。

所以，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新世纪教育文库”，为中国的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各推荐了100种优秀图书。

2000年，我发起了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新教育实验。在这个以营造书香校园等行动为主要项目的实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阅读对于师生长成与学校发展的意义，也发现了原有书目的不足，于是正式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把书目研制作为最主要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见了赫希。

记得当时还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的严文蕃教授，知道我们在研制书目时，为我们推荐了赫希的核心知识理论和他的一系列著作。他认为，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与赫希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许可以参考借鉴。

赫希原本是一名大学的英文教授，在研究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时，他发现在阅读的流畅性与理解能力方面，社区学院的学生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差别不大，但在阅读材料涉及历史背景等方面的知识时，却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由此，他意识到文化素养不是一种抽象的能力，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核心知识”体系架构和推进教育公平的行动。他也由此从英语教授成为一名杰出的教育理论家、教育改革家，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政策与举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文化素养：每个美国人需要知道的知识》（1987）、《文化素养词典》（1988）、《我们需要的学校，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学校》（1996）、《知识匮乏：缩小美国儿童令人震惊的教育差距》（2006）以及新近的《造就美国人：民主与我们的学校》，都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主持的《美国中小学生全科核心知识系列读本》（*The Core Knowledge Series*，全15册）更是成为许多学校的教材和美国家庭的必备书。

赫希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核心知识与文化素养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核心知识具有共享性（shared）、稳固性（solid）、序列性（sequenced）和具体（specific）性，是人们在交流、阅读时所需要的历史、宗教、风俗、文学、艺术、地理、科学等领域的事实和人文背景知识。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知识背景，才能具有所谓的文化素养，才能有效地与他人进行交流讨论，理解各种新观点、新事件、新现象，才能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所以，他主张学校教育需要核心知识的教学，把各学科的核心知识具体化，明确列出学生在每个学期末应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的具体要点。据此，赫希在美国发起了一场以“核心知识”主题的教育改革运动，唤起了美国民众对于学生基本技能尤其是读写能力的重视，以及对美国学校内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关注。

从教育历史来看，赫希的核心知识理论与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比较相近，所以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他的理论也得到不同的评价，甚至遭到许多质疑与抨击，但是，从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到核心知识运动中的情况看，赫希的核心知识运动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也是符合教育的规律的。

五年前，我们就开始策划引进赫希的系列著作。在2013年的新教育国际论坛上，我们还专门邀请赫希先生介绍他的核心知识理论。尽管由于特殊原因未能成行，但是他派出了核心知识基金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并且与我们

新阅读研究所建立了联系。

经过几年的努力，赫希的这套著作就要出版了，作为“新教育文库”中“新阅读译丛”的首批译著，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把国外优秀的阅读研究理论著作和阅读实践操作读物介绍给国内的同仁，让我们在学习中借鉴，成长，发展。

朱永新

2016年7月1日晨，写于北京滴石斋

第三版序

时至今日，本书已刊印至第三版。尽管本人与本书的其他编者们都始终坚信《文化素养词典》一书有着正确且完善的理论基础，因为本书的理论概念是建立在大量的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可靠研究结果之上的，然而，看到本书在学术方面的可信度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及共鸣，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为了适应美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变迁，我们着手修订了新版的《文化素养词典》。本书收录了大约 500 个新词条（它们从近 7000 个词条中筛选出来），其中约有 200 条被归入科技类部分。在我们编纂第二版的时候，“网页”还是个闻所未闻的词，而当我们猛然意识到这点时，方才感到十分震惊。除了这 200 多个科技类词条外，其余部分有一半是关于历史、政治以及地理领域的。我们还修订并更新了约 1000 个词条，赋予它们更为明确的释义，使其更能反映现今的用法。我们希望新版也能同前两版一样，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考虑到“文化素养”这一概念指的是某个特定民族对本族文化的了解，于是我用了“给美国人”这样的措辞。当然，本书中的词条涵盖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元素，而文化常识的概念本身就是以国际化这一基本准则为基础的。到目前为止，本书已出版了德语、荷兰语以及瑞典语三个版本，不过各个版本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都在内容上都进行了一定调整，以适应该国的语言和文化。将一个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还有共同的价值观、典故以及通用的语言。众所周知，在美国，我们的通用语言不仅包含了“这个”（the）和“是”（was）这样的词汇，还有“伯明翰市监狱”（Birmingham Jail）、“坐牛”（Sitting Bull），以及“被敲竹杠”（pay through the nose）这些说法。（像是对“被敲竹杠”这类习语的解释尤其受到移民家长及其子女的喜爱。）

我们都知道，这些共同意义对于本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它们是阅读的首要前提。正如我们所公认的，阅读是最重要的学习技能；一个学生的阅读能力不仅决定了他/她在学业上能否出类拔萃，还影响到他/她在这个信息时代的未来机遇。然而在美国的学校，家境贫困的学生和家境富裕的学生在阅读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现在的联邦政府以及绝大多数的州政府都开始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

这既是一个好消息，同时却也是一个坏消息。称之为好消息是因为，成为一名优秀的阅读者是极其重要的；而说它是个坏消息却是由于迄今为止，学校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们尚未真正认识到对于一个优秀的阅读者来说，除了能够拼读词汇之外，到底什么才是必备的品质。在阅读理解这个重要问题上，他们还未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与认识。而事实上，美国学生的阅读理解成绩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因此，谈到阅读理解，就使我想起了马克·吐温关于天气的一句说法，“人人都谈论着它（天气），但却没有人为此做过任何事”。

在美国，阅读理解必须建立在各种相关的背景知识之上，这些知识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我们所希望的是，学校能够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将此类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广大学子。一旦校方做到了这点，相信学生的阅读成绩就会随之提高（数据可参见“核心知识基金会”网站 www.coreknowledge.org）。从一开始，编写本辞典的根本前提就是，真正的文化素养——理解性的阅读，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能够读出书本上的一字一句而已。只有具备了阅读所需知识的读者们才能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而那些缺乏此类知识的读者们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解。前者从他们的所读所闻中汲取了更丰富的知识，然而后者却只会愈加落后于人，还会因此失去参与到更为广大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的机会。

“共同体”一词促使我开始探求交流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这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尤为重要，这也成为了我编写本书的另一个起因。如今全世界处处可见美国的星条旗在上空飘扬。有人对此忧心忡忡，担心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可是我却认为这更多的是团结和团体精神的象征。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的知识与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阅读同一本书或是同一份报刊时，我们所共有的知识就成为了必需，同时它也构成了将我们彼此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纽带。

早在19世纪，贺拉斯·曼（Horace Mann）就已对公共教育和国家课程提出了深刻有力的观点。他指出，共同知识能够扩大“受教育阶层的范围，并且……增强民众的社会感；如果我们的公共教育是一个普及性的完整的体系，那么它将会消除所有（人为的）社会差别”。贺拉斯·曼认为，倘若每个人都能够与他人共享自己文化中的有效词汇与知识，那么所有人都将产生出一种休戚与共的团结感，同时社会感也会有所增强。此外，人为的社会等级与阶层划分将不复存在，这还将极大地增进公众的爱国精神。

对国家的爱——爱国主义是一种和民族主义完全不同的概念。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对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情操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民族主义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宗派主义情绪，它将本族群和其他族群对立起来，把他族看作是潜在的对手或敌人，是需要战胜或排斥的对象。相反，爱国主义指的是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却不含有对其他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敌视情绪。

美式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共同的知识、态度、忠诚以及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包括非排他性、包容性，以及对其他宗教与文化的尊重。美国人相信，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国家更容易让他们产生爱国情绪，他们所热爱的是它丰富的多元性，而不是种族纯洁主义。这不仅是沃尔特·惠特曼所坚持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秉持的信念。纵观美国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而非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不单乔治·华盛顿本人将自己比作古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世人也用这位英雄来歌颂他，因为辛辛纳图斯在报效祖国，为罗马解除危机之后就放弃了权力，归隐田园。

对此，赫尔曼·梅尔维尔进一步将其扩充成为现代的民族观，这是一种接纳包容所有种族与民族的精神信念。他写道：

“在美国这片沃土上居住着胸怀高尚的人民，他们坚信任何的民族偏见都应从此消失，所有民族都可以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液……我们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我们的血液就如同亚马孙河，由千万条高贵的支流汇合而成……谁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抑或，我们是否能够指出谁才是我们的鼻祖？在共同始祖的信仰下，我

们真正的先祖是谁早已不再重要，正如华盛顿一样，凯撒大帝与阿尔弗雷德大帝，圣保罗与马丁·路德·金，荷马与莎士比亚同样也是我们的先人，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先祖。”

以上精彩的文字引自梅尔维尔于1849年撰写的《雷德本》一书中的第33章，也许有读者对此意犹未尽，仍想继续阅读，但我在此无法再多做引述。毋庸说，这种新型的美式爱国主义和团体精神是一种传统，从乔治·华盛顿到贺拉斯·曼与赫尔曼·梅尔维尔再到我们这一代人，传承至今，始终保留着它的独特意义，鼓舞人心。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2002年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

初版序

尽管不同的人所知道的事物也是不尽相同的，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却多有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共同知识或集体记忆不仅为人们的交流沟通、合作共事与共同生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如果共同拥有这种知识或记忆的群体足够庞大，那么它们就成为了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知识的形式与内容赋予了各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

编者认为，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对于受过教育、有文化素养的美国人来说，本书所收录的大量词条都是他们应当有所了解的，而且这些文化知识都有其明确的定义，易于理解。因此，我们在这部词典中做了首度尝试，定义并解释了大量人名、短语、事件以及其他一些词条，这些内容都是大多数有文化的美国人较为熟悉的，我们称之为“文化常识”。虽然我们不大可能了解本书中的所有词条，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尽管我们很难一一说出它们的准确定义。

与专业知识不同，文化常识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所了解的知识，而这些不断更新完善的知识正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加以保护和传承。我们平日所读所闻的文化常识，仅有一小部分能进入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知识库妥为收藏。然而，这些文化常识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我们的共同知识是公共话语的基础，使我们能够看懂日常的新闻报刊，能够理解我们的同僚与上级，甚至还能彼此分享笑话逗乐。文化常识不仅是我们交流和阅读的背景知识，同时也是构成美国人典型民族性的一大要素。

由于这是我们首次尝试对公共话语所需的知识进行定义和阐释，因此我们必须制订出一套标准来决定本书应收录哪些词条。首先，我们发现，很多知识不是超出了文化常识的范围，就是还达不到称之为文化常识的标准。比

如,有些知识太过专业,只有该领域的专家才能掌握,这就超出了常识的范畴。然而,像颜色和动物名称这类知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因为它们过于基础,也就没有多费笔墨的必要。如果要给“文化常识”下定义,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界于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之间的知识。

然后,我们的第二步工作是判断这些词条在本国文化背景中是否广为人知。本词典所收录的词条都是绝大多数有文化的美国人较为熟悉的,因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刊物。我们认为,如果一份主流日报提到了某个事件、人物或物品,但却没有对其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大多数读者对它们已有所了解。如此一来,此类事件、人物或是物品就算是常识性的知识,可以被纳入文化常识的范畴。

接下来,我们还考虑到,文化常识并不是关于现今社会所发生事件的知识,尽管这部分知识可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此类事件的理解,但只有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且影响深远的内容,才是文化常识的组成部分。这部分知识有的已经深植于我们集体记忆的深处,有的很可能将会为我们所铭记。它们正是构成美国文化常识体系的一块重要基石。本辞典中的部分内容是自美国成立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民族意识中始终不曾磨灭的。

可是有时候,判断一样事物是否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困难的。在这个信息时代,很多事物都有如昙花一现,无法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也许今天在我们眼中的头等大事到了明天就变得微不足道、毫无意义。为编写这部辞典,我们有意将十五年的记忆时长作为一个门槛,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物或事件已经或有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记住十五年之久,那么我们就会将其列入编写的考虑范围之内。

是否具有长期重要性这一标准造成某些领域可能完全或是几乎整个被排除在编写范围外。例如,对于体育界和娱乐界的人物及事件,大多数人都不会记得太久,因此他们无法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我们在编纂中还是收录了一些极其出类拔萃或影响深远的人物与事件。

科技类词汇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也不具备那么广博的科技知识,于是我们在编写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词条时所采用的筛选标准就不适用于自然科学这个领域了。科技领域必备的基础知

识与普通读者所能够掌握的科技知识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根据以下判断标准来对科技词汇进行选择——想要大致掌握一门重要科学就必须了解某些相关词汇。本书中出现的科技类术语都是经过我们和我们的顾问再三考虑、慎重选择的产物；是我们眼中有文化素养的美国人都应当了解的知识，掌握了这部分知识才能顺利与他人进行交流，就像彼此交流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话题那样。

我们知道词典中的很多词条还有待商榷，同时许多尚未被收录在内的词条也颇具争议性。我们已就这部分内容进行过充分详尽的讨论，也希望本书的读者在阅读之余有兴趣共同探讨分享。美国文化并不是精英文化，甚至也不能说是大多数人的文化，而是属于我们所有美国人。

今天，《文化素养词典》终于问世，但我们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仍旧致力于它的更新和完善工作。我们十分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完善扩充这部词典。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很多旧有事物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人们建立起新的关系又将其打破，这一切都推动着我们的文化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因此，对于文化常识的界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书的出版还只是第一步而已。最后，我们诚挚地企盼大家积极参与和无私分享。

——赫希、柯特、特拉菲尔

理论背景：文化常识与教育

我在1987年出版的《文化素养》一书中对本辞典的理论框架曾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但事实上，早在我执笔撰写《文化素养》之前，编写《文化素养词典》的计划就已在我心中酝酿多时，而前者的写作初衷仅仅是为了对一些常识性术语做出科学的解释，以供将来词典编撰之用。然而，《文化素养》的知识涵盖面之广，已远超我的目标，且该书在市面上大受好评，读者并不仅限于教育界人士，可谓意外之喜。《文化素养》一书跻身畅销作品榜单之列已有多时，其思想内容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对于《文化素养词典》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熟悉有关文化常识的概念。有鉴于此，我希望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向读者阐明编撰该词典的缘由，论证其对改进美国公共教育和公共话语所发挥的作用。

《文化素养》一书不仅收到了广大读者的热心评论，也吸引了众多教师同仁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其中流露出的深切认同感，这也许正是对我为何着手于文化常识普及工作的最佳解释。他们一致认为，应将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养作为当今美国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有证据表明，自1965年以来，美国人的国民素养呈每况愈下之势，这种趋势不单表现在贫困生中，优等生也是如此。广大读者指出，如今国民的功能性素养对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人的文化素养水平却日趋低下。他们强调，为了保证国家社会结构的紧密完善，我们必须把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并付诸行动。

我在《文化素养》一书中首次提出，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有很多被认为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的东西，只有掌握了有关这些事物的知识，我们才能称得上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同时，我也在书中特别强调，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只关注学习方法是否正规专业、是否具有实用性，而脱离了相应

的文化背景知识，那么这种学习必然是失败的。因为阅读与写作是一种交流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我们所言、所读、所写只不过是交流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对书面文字的真正理解并不仅仅是能够将其逐字逐句地读出来，也不是掌握了基本的词汇、句法、语法和推理技巧就可以实现的。从本质上说，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背后往往沉淀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有效阅读。

要让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意识到文化常识在实际生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所有学习领域，乃至数学和自然科学，国民素养水平的高低都是影响学业进步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不同学科的全新知识的学习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论断听起来似乎相当合理，甚至可谓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们是否深究过其背后的原因？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探讨阅读能力与学习能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深层因素。

能否轻松无误地理解各类文章是衡量一个人阅读能力的真正标准。所有关于阅读能力的标准化测试都涵盖了数种不同题材的文章类型。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篇幅较长的一篇文章来代替几篇较短的文字呢？难道它们不能达到同样的测验效果吗？如果阅读能力纯粹只是一个人的概括归纳能力，那么只需一篇字数较多的文章就可以作为理想的测试手段。然而事实上，我们不能将阅读能力等同于概括归纳能力。比方说，一个男生非常了解有关瀑布的各种知识，但对湖泊却知之甚少，那么当他在做关于瀑布的阅读理解时就会取得较高的分数，而在涉及湖泊的文章上却无法得到良好的成绩。因此，为了有效测试该男生的总体阅读水平，我们就必须选取不同题材的篇章对其进行考查。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要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就必须积极拓展个人知识储备的广度和深度。一个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人在阅读各种文章时所能达到的理解水平必然高于知识面狭窄的人，就像一个人若是既通晓湖泊与瀑布，又了解福岛与釜山，那么与只对瀑布的相关知识有所涉猎的人相比，前者的阅读能力显然更为优秀。看到此处，也许有人会认为，拥有庞大的词汇量等于具备了良好的阅读能力。诚然，在某种

意义上确实如此。但我们必须明白“词汇量丰富”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词汇是传递知识的媒介，语言艺术同时也是知识的艺术，因此若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则应有求知若渴之心、博闻多识之能。

经过上文论证，我们已初步阐明阅读能力与学习能力之间的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优秀的阅读能力是一种多元化的技能，它要求我们从各学科、各领域汲取大量的知识充实自己。同样，学习能力的提高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对于全新的知识，最简单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将之与已掌握的知识相互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我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最有成效的教学方法也是将新旧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方法。学习的过程就犹如我们运用比喻来形容某种事物一样，是将现有的知识融合转化，最终成为全新的知识并使之理解吸收的过程。19世纪时期的人们在描述那些“轧轧”作响的新型交通技术时，把火车称作“铁马”（iron horse）；将铁路系统称为“铁轨”，不同国家的人所采用的英语称法也有所不同，荷兰人称“track way”，英国人称“rail way”，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称“iron way”，希腊人称“narrow iron lane”。上述这些比喻巧妙地将原有的概念结合起来，从而表达出新的概念。

既然通过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可以让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那么，在学习同样的新知识的情况下，博闻多识之人往往较知识匮乏者更为轻松、高效。这主要是因为知识渊博者对新概念中的大部分要点已有所了解，他们所需学习的内容相对较少。例如，在学习有关铁路的知识时，由于他们已对相关知识有了总体的认识，我们就无需对车轮的运转机制、铁的性质、蒸汽机的原理等多加解释。

行文至此，读者想必已经明了为何我们说阅读能力与学习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因为二者都取决于现有知识储备量的多少。正如博览群书之人阅读各种新文本仍倍感轻松，学识丰富之人面对书山学海亦能快速汲取新的知识，化为己用。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就已发现学生在综合知识测验中的成绩是预测其大学阶段学业成绩的最佳指标。对于这一点，我们毫不意外。一个人是否具备丰富的背景知识对于“阅读、写作和算数”以及学习新知识的综合能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希望本书的读者不吝耐心随我进一步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影响一个人的

阅读能力与学习能力的是一些特定的、具体的知识，而不是那些空泛的内容，因此一个人所了解的具体知识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阅读与学习效率的高低。正如上文所述，阅读并不是一项专业技能，而是一种交流行为。当读者带着理解和感受阅读文本时，他与作者之间就产生了交流。反之，倘若二者间无法建立起深入的交流关系，读者就难以准确理解作者所传达的思想内容。成功的交流取决于读者是否既能读懂文本的字面意思，又能真正理解文字背后暗含的深意。而唯有读者也具备了作者所拥有的某些特定知识，才有可能领悟文本的重要内涵。接下来，让我举个简要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是节选自中学化学课本前言中的一段话：

“如今，人们不断下降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将开始化学这门学科的学习。通过学习化学，你们能够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产生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你们求知若渴，渴望了解大自然的进程、地球上的矿物质、水和各种溶液、大气中的各种气体，请进入神奇的化学世界吧，在这里你们将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作为学生，在读到以上引文之前，我们就应该明白化学与矿物质、水、溶液等等有关，而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生活质量问题与水和溶液的构成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事先知道“化学”、“溶液”、“不断下降的生活质量”等概念指的是什么，就能够轻松读懂上文了。

当我们仔细琢磨这几个字——“不断下降的生活质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要理解这几个字包含的意思，需要掌握全面的背景知识，这是文字本身没有明确提及的。如果只是明白这一说法的字面意思，或是仅仅掌握了一般的推理技巧，我们仍然很难快速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作者所传递的信息，而这些知识是作者认为我们理应掌握的，也就是说，在作者眼中，关于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都应当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虽然引文中完全没有出现“污染”二字，也并未提到“污染”这一概念，但若我们不了解目前河流与大气的污染状况，也不明白人们在说到“不断下降的生活质量”时往往表达了他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满与关切，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引文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不具备和作者一样的背景知识，我们就无法快速领悟文章的含义。即使我们英语水平优秀，阅读技巧娴熟，可是却不知道这些背景知识，那么对于生活质量和水溶液究竟有何关联这一问题，我